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新西部大开发与亚太自贸区建设

——分布经济学的理论解释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保建云¹

【摘要】 畅通国内大循环与贯通国际循环是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目标，新西部大开发与亚太自贸区建设则是实现战略目标战略选择，可以从分布经济学角度进行理论解释。新冠肺炎疫情、贸易摩擦、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全球蔓延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发挥世界贸易大国、制造业大国和市场大国的综合比较优势则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国内基础。大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必须根据其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依靠程度适时调整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相互关系。新西部大开发有利于我国形成国内大循环的市场基础、产业基础、经济安全基础和经济增长动力基础，RCEP 的签署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则是贯通国际循环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选择。供应链安全性、产业链完整性和价值链增值性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自由贸易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是贯通国际循环的关键条件。

【关键词】 新西部大开发 亚太自贸区建设 分布经济学

一、引言

中国如何破解和妥善应对国际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诱发的诸多发展难题和挑战，直接关系到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最终实现，而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则是我国破解各种发展难题和挑战的战略选择，新时代背景下启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即新西部大开发，能够成为我国扩大内需、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战略支点，已经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China and ASEAN Free Trade Area, CAFTA)、已经签署的全面区域伙伴关系协定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和正在推动构建亚太自贸区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 FTAAP)) 则是我国全面开放、贯通国际循环的主要国际自由贸易区和关键战略切入点。因此，新西部大开发和亚太自贸区建设能够成为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双翼，成为我国推动国内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高质量对外开放的内生动力。2020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2020 年 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如何畅通国内大循环？如何贯通国际循环？是决策层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核心议题。已有学者关注双循环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1] 双循环的理论逻辑和政策取向、^[2] 双循环背景下我国产业数字化转型，^[3] 也有文献从双循环角度分析“一带一路”、^[4] 从经济思想史角度解读双循环新发展格局、^[5] 从国际竞争新优势重塑角度分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6] 如何用新发展理念引领新时代的西部大开发也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方面。^[7] 亚太自贸区建设对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经济都具有显著的循环影响效应，已经有文献对亚太自贸区的轮辐效应进行研究，^[8] 也有学者从大国行为逻辑角度分析亚太自贸区建设中的政策选择，^[9] 关注亚太自贸区建设面临的挑战和中国的战略选择。^[10] 本文以新西部大开发和亚太自贸区建设为切入点，从微观与宏观相结合角度构建解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框架，据此从实证层面探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

¹作者简介：保建云，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亚太自贸区建设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15JZD037）；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重大规划项目“国际关系与政治学博弈论及大数据方法研究”（16XNLG11）的阶段性成果

局的战略选择。

二、国家类型、国内国际循环依赖弹性系数与国家发展战略选择：分布经济学视角

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的重要发展战略，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还没有完全得到根本遏制背景下的国家战略的理性选择。可以从分布经济学角度进行理论解释。本文中的国内循环是指在一个主权领土或者海关的关境范围内形成的要素配置与商品流通的循环体系及机制，国际循环则是国际范围内要素配置与商品流通的循环体系及机制。本文中的分布经济学是指以社会科学的新分布主义分析范式为基础构建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结构，社会科学的新分布主义分析范式则是指以人性分布论为理论假设前提构建的分析人类社会经济活动规律的理论体系或理论模式。所谓人性分布论也可以称为人性概率分布论，是指人的理性、德性和能力具有概率分布特征，完全理性、完美道德和完全能力只是人类理性、德性和能力的特殊概率分布及表现类型。根据人性分布论假设，能够充分发挥人类完全理性、完美德性和完全能力的积极效应，且能够充分预防非完全理性、非完美德性和非完全能力的消极效应的规则体系及制度安排具有有效性。反之，不能够充分发挥人类完全理性、完美德性和完全能力的积极效应，或者不能够充分预防非完全理性、非完美德性和非完全能力的消极效应的规则体系及制度安排不具有有效性。可见，分布经济学强调充分利用人类的分布理性、分布德性和分布能力的重要性。分布经济学主要从分布人性论出发分析人类经济活动规律并对相关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强调根据国家发展阶段、国家类型、国内国际条件的演化及概率分布特征选择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性。

现假定国际社会由 n 个国家构成，代表性国家 $i, i \in \{1, 2, \dots, n\}$ ，即 i 为自然数， $i=1, 2, \dots, n$ ，代表性国家可以是经济大国、经济小国或者中等经济规模国家。现考察时刻点 $t \in T=[0, T]$ 代表性国家 i 的总供求变化，其中 T 表示考察期结束的时点，假定 t 时刻代表性国家的总需求为 $x_i(t)$ ，包括来自国内的总需求 $x_{i-domestic}(t)$ 和国外的总需求 $x_{i-foreign}(t)$ ，有： $x_i(t)=x_{i-domestic}(t)+x_{i-foreign}(t)$ ，同时假定考察时刻点 t 的需求收益率为 $r(t), R(t) = \int_0^t r(\tau) d\tau$ ，则 $e^{-R(t)}$ 表示有 0 基准时刻点的总需求表示的 t 时刻点的总需要，则考察期 T 代表性国家 i 的总需要用 0 基准时刻点的总需要表示为 $D_i(T)$ ，有式 (1)：

$$D_i(T) = \int_0^T e^{-R(t)} x_i(t) dt = \int_0^T e^{-R(t)} [x_{i-domestic}(t) + x_{i-foreign}(t)] dt \quad (1)$$

同样，假定 t 时刻代表性国家的总供给为 $y_i(t)$ ，包括来自国内的总需求 $y_{i-domestic}(t)$ 和国外的总需求 $y_{i-foreign}(t)$ ，有： $y_i(t)=y_{i-domestic}(t)+y_{i-foreign}(t)$ ，同时假定考察时刻点 t 的供给收益率为 $r(t), R(t) = \int_0^t r(\tau) d\tau$ ，则 $e^{-R(t)}$ 表示有 0 基准时刻点的总供给表示的 t 时刻点的总供给，则考察期 $t \in [0, T]$ 代表性国家 i 的总供给用 0 基准时刻点的总需要表示为 $S_i(T)$ ，有式 (2)：

$$S_i(T) = \int_0^T e^{-R(t)} y_i(t) dt = \int_0^T e^{-R(t)} [y_{i-domestic}(t) + y_{i-foreign}(t)] dt \quad (2)$$

假定考察期包括代表性国家国际社会的总需求与总供给折算为 0 时刻点的值分别为 $D_*(T)$ 、 $S_*(T)$ ，假定开放经济条件下相同时刻各国总需要与总供给的收益率无差异，则有式 (3)、式 (4)：

$$D_*(T) = \sum_{i=1}^n D_i(T) = \sum_{i=1}^n \int_0^T e^{-R(t)} x_i(t) dt = \sum_{i=1}^n \left\{ \int_0^T e^{-R(t)} [x_{i-domestic}(t) + x_{i-foreign}(t)] dt \right\} \quad (3)$$

$$S_*(T) = \sum_{i=1}^n S_i(T) = \sum_{i=1}^n \int_0^T e^{-R(t)} y_i(t) dt = \sum_{i=1}^n \left\{ \int_0^T e^{-R(t)} [y_{i-domestic}(t) + y_{i-foreign}(t)] dt \right\} \quad (4)$$

据此，可以引入代表性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总供给影响系数 $\theta_{i-supply}(T) = \frac{S_i(T)}{S_*(T)}$ ，总需要影响系数 $\theta_{i-demand}(T) = \frac{D_i(T)}{D_*(T)}$ 与总供求综

合影响系数 $\theta_i(T) = \frac{D_i(T) + S_i(T)}{D_w(T) + S_w(T)}$ 。影响系数越高，说明代表性国家对国际市场总供求影响也越大，但国际市场对本国总供求的影响则越小；反之，影响系数越小，说明代表性国家对国际市场总供求影响也越小，但国际市场对本国总供求的影响则越大。可以用一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变化描述该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互动影响关系。

现假定考察期 T 内国际社会影响总供求的综合平均价格指数为 $P_w(T)$ ，代表性国家 i 的综合评价价格指数为 $P_i(T)$ ，可以构建弹性系数指标刻画代表性国家的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影响及相互依赖关系。现用国内循环依赖弹性系数 $e_{i-domestic}(T)$ 表示代表性国家 i 国民经济增长对国内循环的依赖敏感性，用国际循环依赖弹性系数 $e_{i-world}(T)$ 表示代表性国家 i 国民经济增长对国际循环的依赖敏感性，则有式(5)、式(6)：

$$e_{i-domestic}(T) = \frac{\frac{\Delta \theta_i(T)}{\theta_i(T)}}{\frac{\Delta P_i(T)}{P_i(T)}} \times 100\% \quad (5)$$

$$e_{i-world}(T) = \frac{\frac{\Delta \theta_i(T)}{\theta_i(T)}}{\frac{\Delta P_w(T)}{P_w(T)}} \times 100\% \quad (6)$$

在式(5)、式(6)中， $\Delta \theta_i(T)$ 表示考察期 T 内代表性国家 i 供求综合影响系数的变化量， $\Delta P_i(T)$ 和 $\Delta P_w(T)$ 分别表示考察期 T 代表性国家 i 和国际社会中综合价格指数的变化量。 $e_{i-domestic}(T)$ 越大，表明代表性国家 i 经济发展对国内循环的依赖敏感性也越高；反之， $e_{i-domestic}(T)$ 越小，表明代表性国家 i 经济发展对国内循环的依赖敏感性也越低。同样， $e_{i-world}(T)$ 越大，表明代表性国家 i 经济发展对国际循环的依赖敏感性也越高；反之， $e_{i-world}(T)$ 越小，表明代表性国家 i 经济发展对国际循环的依赖敏感性也越低。据此，可以对代表性国家 i 经济发展对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依赖程度及其敏感性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用表 1 概要说明：

表 1 国家类型、国内国际循环依赖弹性系数与国家发展战略选择

指标类型	编号	指标测度	指标解释	国家类型
I	I-1	$\theta_{i-demand}(T) \rightarrow 0$	本国总需求对国际总需求影响系数接近 0	国际社会总需求影响绝对小国
	I-2	$\theta_{i-supply}(T) \rightarrow 0$	本国总供给对国际总供给影响系数接近 0	国际社会总供给影响绝对小国
	I-3	$\theta_i(T) \rightarrow 0$	本国对国际总供求综合影响系数接近 0	国际社会总供求综合影响绝对小国
	I-4	$e_{i-domestic}(T) \rightarrow 0$	本国经济对国内循环依赖弹性系数接近 0	国内循环依赖敏感性最小国家
	I-5	$e_{i-world}(T) \rightarrow 0$	本国经济对国际循环依赖弹性系数接近 0	国际循环依赖敏感性最小国家
II	II-1	$\theta_{i-demand}(T) \rightarrow 1$	本国总需求对国际总需求影响系数接近 1	国际社会总需求影响绝对大

				国
	II-2	$\theta_{i-supply}(T) \rightarrow 1$	本国总供给对国际总供给影响系数接近 1	国际社会总供给影响绝对大国
	II-3	$\theta_i(T) \rightarrow 1$	本国对国际总供求综合影响系数接近 1	国际社会总供求综合影响绝对大国
	II-4	$e_{i-domestic}(T) \rightarrow \infty$	本国经济对国内循环依赖弹性系数接近无穷大	国内循环依赖敏感性最大国家
	II-5	$e_{i-world}(T) \rightarrow \infty$	本国经济对国际循环依赖弹性系数接近无穷大	国际循环依赖敏感性最大国家
III	III-1	$\theta_{i-demand}(T) \in [0.1, 1)$	本国总需求对国际总需求具有主导影响	国际社会总需求影响超级大国
	III-2	$\theta_{i-supply}(T) \in [0.1, 1)$	本国总供给对国际总供给具有主导影响	国际社会总供给影响超级大国
	III-3	$\theta_i(T) \in [0.1, 1)$	本国对国际总供求具有综合性主导影响	国际社会总供求综合影响超级大国
	III-4	$e_{i-domestic}(T) > e_{i-world}(T)$	本国经济对国内循环依赖弹性系数大于国际循环依赖弹性系数	国内循环主导型国家
	III-5	$e_{i-domestic}(T) < e_{i-world}(T)$	本国经济对国内循环依赖弹性系数小于国际循环依赖弹性系数	国际循环主导型国家
	III-6	$e_{i-domestic}(T) = e_{i-world}(T)$	本国经济对国内循环依赖弹性系数等于国际循环依赖弹性系数	国内与国际循环共同主导型国家
IV	IV-1	$\theta_{i-demand}(T) \in [0.01, 0.1)$	本国总需求对国际总需求具有重要影响	国际社会总需求影响大国
	IV-2	$\theta_{i-supply}(T) \in [0.01, 0.1)$	本国总供给对国际总供给具有重要影响	国际社会总供给影响大国
	IV-3	$\theta_i(T) \in [0.01, 0.1)$	本国对国际总供求具有综合性重要影响	国际社会总供求综合影响大国
V	V-1	$\theta_{i-demand}(T) \in [0.005, 0.01)$	本国总需求对国际总需求具有中等国家影响	国际社会总需求影响中等国家
	V-2	$\theta_{i-supply}(T) \in [0.005, 0.01)$	本国总供给对国际总供给具有中等国家影响	国际社会总供给影响中等国家
	V-3	$\theta_i(T) \in [0.005, 0.01)$	本国对国际总供求具有综合性中等国家影响	国际社会总供求综合影响中等国家
VI	VI-1	$\theta_{i-demand}(T) \in [0, 0.005)$	本国总需求对国际总需求影响非常有限	国际社会总需求影响小微国家

	VI-2	$\theta_{i-supply}(T) \in [0, 0.005)$	本国总供给对国际总供给影响非常有限	国际社会总供给影响小微国家
	VI-3	$\theta_i(T) \in [0, 0.005)$	本国对国际总供求综合性影响非常有限	国际社会总供求综合影响小微国家

从表 1 可以看出,在当代国家社会中, I 和 II 类型的国家只是一种理想国家,在现实世界中并不真实存在,发展处于巅峰状态时期的美国虽然较为接近 II 类型国家,但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大多数小微国家虽然接近 I 类型国家,但众多小微国家之间亦存在较大差异。根据 2010~2021 年相关统计数据综合比较分析,当代国际社会中,中国和美国属于符合 III-1、III-2、III-3 类型的经济超级大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家属于符合 IV 类型的经济大国,西班牙、韩国、加拿大、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土耳其、澳大利亚等国家属于符合 V 类型的中等经济国家,其他国家大多数属于符合 VI 类型的小微国家。

2018~2020 年,在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背景下,中国经济虽然也受到了冲击,但 2020 年仍然成为国际社会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第一制造业大国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最多的国家,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边际贡献最大的国家,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循环的少数主导国家之一,中国经济发展同时需要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并相互促进,但国内循环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也是中国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基础和出发点。

三、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条件和必要性：理论解释

中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新的历史背景下充分依托国内发展基础、适应国际发展新环境的战略选择。从分布经济学角度看,不同类型的国家、相同类型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根据国内经济基础和国际经济环境的演化及概率分布特征选择适合本国国情、能够充分发挥本国综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

1. 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相互影响：小国情景

现假定考察期 T 代表性国家 i 的总需求函数和总供给函数为线性函数,简写为 $D_i(P_i)$ 和 $S_i(P_i)$, 国际社会的总需要函数与总供给函数也是线性函数,简写为 $D_w(P_w)$ 和 $S_w(P_w)$, 如果代表性国家 i 是一个小国,则该小国经济发展的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可以用图 1 概要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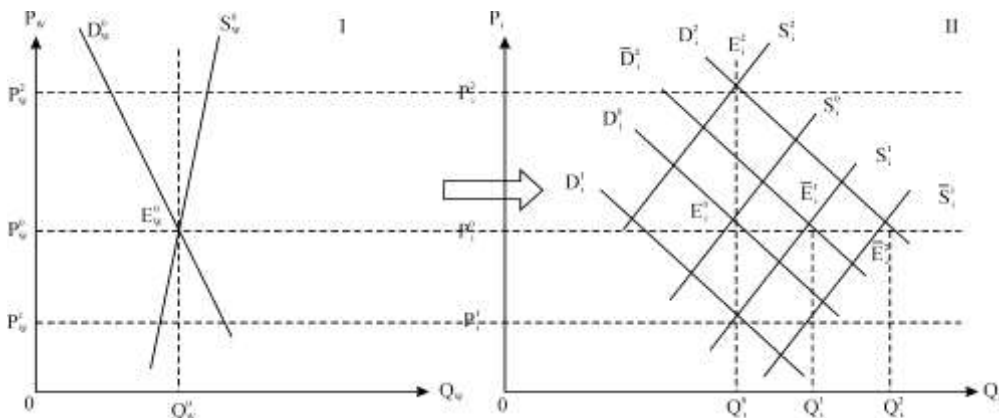


图 1 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相互影响 (I): 小国情景

在图 1 中 I 象限表示考察期 T 中任一初始时刻 $t \in [0, T]$ 国际社会中的总需求曲线 $D0w(P_i)$ 和总供给曲线 $S0ww0(P_i)$ 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横坐标表示国际社会的总需求与总供给量 Q , 纵坐标为国际社会的综合价格指数 P , $E0w$ 表示国际社会中总需求与总供给相等的初始均衡点, $Q0w$ 表示国际社会中总需求与总供给相等的初始均衡供给量与需要量, $P0w$ 表示国际社会中总需求与总供给相等的初始均衡的综合价格指数, $P1w$ 表示国际社会中低于初始均衡综合价格指数的任何综合价格指数, $P2w$ 表示国际社会中高于初始均衡综合价格指数的任何综合价格指数。同样, 在图 1 中 II 象限表示考察期 T 中任一初始时刻 $t \in [0, T]$ 代表性国家 i 的总需求曲线 $D0i(P_i)$ 和总供给曲线 $S0i(P_i)$ 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横坐标表示代表性国家 i 的总需求与总供给量 Q_i , 纵坐标为代表性的综合价格指数 P_i , $E0i$ 、 $E1i$ 、 $E2i$ 表示代表性国家封闭条件下国内总需求与总供给相等的三种类型的初始均衡点, $Q0i$ 表示代表性国家总需求与总供给相等的初始均衡供给量与需要量, $P0i$ 、 $P1i$ 、 $P2i$ 分别表示封闭条件下代表性国家 i 总需求与总供给相等的初始均衡的 3 个综合价格指数, $P1i < P0i < P2i$, 存在 $P1i = P1w$ 、 $P0i = P0w$ 、 $P2i = P2w$ 。

在图 1 中, 代表性国家 i 的国内总供给与总需求, 只是对封闭条件下本国国内的均衡综合价格指数产生影响, 对国际社会中的综合价格指数缺乏影响, 也就是说代表性国家 i 的本国内部的总供求变动对国际社会综合价格指数的影响为零, 在开放条件下, 代表性国家 i 只是国际社会综合价格指数的接受者, 而不是制定者。据此, 本文把具有该类型特征的代表性国家 i 称为国际循环影响小国, 在开放条件下, 代表性国家 i 也是国内循环影响小国。当代表性国家 i 从封闭状态走向开放, 即国内循环融入国际循环体系时, 存在着三种情况: (1) 如果初始状态均衡点为 $E0i$, 则全面开放不会改变该国的均衡总供求, 国际循环对代表性国家 i 的经济增长没有影响。(2) 如果初始均衡状态为 $E1i$, 则通过国际循环与国内循环的互动, 该国的初始总供给曲线 $S1i$ 最终可能调整为 $S-1i$, 初始总需求曲线 $D1i$ 最终可能调整为 $D2i$, 供求均衡点调整到 $E-2i$, 国内均衡总供求调整从 $Q0i$ 增加到 $Q2i$, 代表性国家 i 的总产出增长量为 $\Delta Q2i = Q2i - Q0i$ 。如果供求调整全部来自于国际社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调整, 则代表性国家 i 的经济增长同时依赖于国际循环与国内循环。(3) 如果初始均衡状态为 $E2i$, 则通过国际循环与国内循环的互动, 该国的初始总需求曲线 $D2i$ 最终可能调整到 $D-2i$, 一部分初始国内总需要转化为对国际市场需求, 国内总需要减少, 初始供给曲线 $S2i$ 最终可能调整为 $S1i$; 一部分国际市场供给转化为代表性国家国内供给, 国内总供给增加, 国内供求均衡点调整到 $E-2i$, 国内均衡总供求调整从 $Q0i$ 增加到 $Q1i$, 代表性国家 i 的总产出增长量为 $Q0i$ 增加到 $Q1i$, $\Delta Q1i = Q1i - Q0i$ 。由此可以看出, $\Delta Q2i > \Delta Q1i$, 表明情景 (2) 与情景 (3) 相比, 情景 (2) 经济增长对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依赖程度更高, 经济增长也更显著。

2. 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相互影响: 大国情景

当代表性国家 i 为一个大国,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 则该国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变化和调整对国际社会产生显著的冲击性效应, 在不同的情景下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对该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出差异性 (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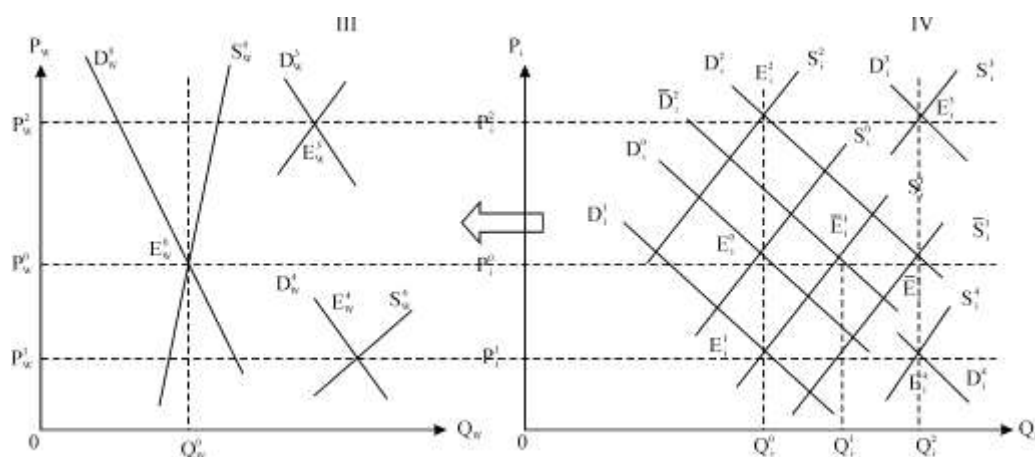


图 2 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相互影响 (2): 大国情景

在图 2 中,坐标轴与相关符号小国情景相同,象限Ⅲ表示大国供求变化对国际社会总供求均衡的影响,象限Ⅳ则表示代表性国家 i 为大国时的总供求变化。在象限Ⅳ中, $D3i$ 和 $S3i$ 分别表示代表性大国 i 的在综合价格指数为 $P2i$ 时总需求与总供给调整后的总需求与总供给曲线, $E3i$ 则表示调整后的供求均衡点, $D4i$ 和 $S4i$ 分别表示代表性大国 i 的在综合价格指数为 $P1i$ 时总需求与总供给调整后的总需求与总供给曲线, $E4i$ 则表示调整后的供求均衡点。在象限Ⅲ中, $D3w$ 和 $S3w$ 分别表示国际社会的在综合价格指数为 $P2w=P2i$ 时总需求与总供给调整后的国际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曲线, $E3w$ 则表示国际社会受到代表性大国 i 的总需求与总供给调整冲击后的供求均衡点, $D4w$ 和 $S4w$ 分别表示国际社会在综合价格指数为 $P1w=P1i$ 时总需求与总供给调整后的总需求与总供给曲线, $E4w$ 则表示代表性大国 i 的需求与供给变化冲击下的国际社会的新的总供求均衡点。

在图 2 中,代表性国家 i 为一个大国,其国内总需求与总供给调整必然对国际社会的总需求与总供给产生冲击性影响效应,如果该国不对国际社会开放,则该国经济形成封闭性的国内循环经济,对外开放则必然对国际市场产生冲击性影响效应,影响到国际循环即影响整个国际社会的要素配置与商品流通体系及机制。当代表性大国 i 从封闭状态走向开放,即大国的国内循环融入国际循环体系时,仍然存在着三种情况:(1)如果初始状态均衡点为 $E0i$,则全面开放不会改变该国与国际社会的要素配置与商品流通体系,该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国内循环。(2)如果初始均衡状态为 $E1i$,在该国价格指数 $P1i$ 不变的情况,则通过国际循环与国内循环的互动,国际社会的总需求与总供给可能由初始状态 $D0w$ 和 $S0w$ 调整为 $D4w$ 和 $S4w$,国际社会总供求均衡点由初始的 $E0w$ 调整到 $E4i$,该国的初始总供给曲线 $S1i$ 最终可能调整为 $S4i$,初始总需求曲线 $D1i$ 最终可能调整为 $D4i$,供求均衡点调整到 $E4i$,国内均衡总供求从 $Q0i$ 增加到 $Q2i$,代表性国家 i 的总产出增加量为 $\Delta Q2i=Q2i-Q0i$,如果供求调整全部来自于国际社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调整,则代表性国家 i 的经济增长同时依赖于国际循环与国内循环。(3)如果初始均衡状态为 $E2i$,在保持该国综合价格指数 $P2i$,则通过国际循环与国内循环的互动,该国初始总需求曲线 $D2i$ 最终可能调整到 $D3i$,初始供给曲线 $S2i$ 最终可能调整为 $S3i$,国内供求均衡点调整从 $E2i$ 调整到 $E3i$,国内均衡总供求调整从 $Q0i$ 增加到 $Q2i$,代表性国家 i 的总产出增长量仍然从 $Q0i$ 增加到 $Q2i$, $\Delta Q2i=Q2i-Q0i$ 。当然,代表性大国 i 的总需求与总供给调整的均衡产出量也可能为 $Q1i < Q2i$,同样有 $\Delta Q1i=Q1i-Q0i$, $\Delta Q2i > \Delta Q1i$ 。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开放经济小国与开放经济大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对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依赖性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相互影响性与依赖性、敏感性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对于开放经济小国,仅仅依靠国内循环,其经济增长必然受到本国禀赋条件、技术和市场规模的制约,本国经济需要融入国际循环,才可能实现突破本国禀赋、技术和市场限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接轨是开放经济小国的理性选择,因为小国的内生总需求与总供给变化不会对国际循环产生冲击性影响效应,小国只是国际循环秩序与规则的接受者,不可能是国际循环秩序与规则的改变者。相反,对于开放经济大国而言,国内总供求的变化和调整必然对国际市场总供求产生影响,国内循环具有改变国际循环的显著影响效应,存在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互动影响效应,大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离不开国内循环,还可以通过国内循环改变国际循环以实现本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目标,当国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于国内循环时,必须更加依靠国际循环;反之,当国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低于国内循环时,则必须更加依靠国内循环,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同时,则必须同等依靠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大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必须根据其对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依靠程度实时调整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战略。我国提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战略,是对我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国内基础与国际环境评估后的理性选择和科学决策的必然结果。

四、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战略选择：新西部大开发

畅通国内大循环是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和出发点,主要目的是使国内消费和投资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根本促进力量,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区域发展战略及相应的产业政策,推动生产要素配置和商品流通国内循环体系及机制的形成和高质量发展。新西部大开发的启动和实施,则是有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内生新动力的形成特别是区域内生增长新动力的形成。新西部大开发是新时代背景下的西部大开发,是以西部大开发已经取得历史成就为基础的西部地区发展的新跨越与新拓展。启动新西部大开发是我国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必然之举:

第一，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扩大和畅通国内市场体系，夯实国内大循环的市场基础。我国 2000 年正式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至今已有 21 年，取得了辉煌成就，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迅速，西部地区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发展差距持续缩小。但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之间发展差距仍然存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任务仍然较为艰巨，西部地区的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有待进一步提高。2019 年，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70726 元，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北京、上海分别达到 164220 元和 157279 元，最低的甘肃和黑龙江分别为 32996 元和 36183 元，^[11]最高的北京是最低的甘肃的约 4.98 倍，甘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约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46.65%。因此，启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有利于进一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缩小国内区域差距，畅通和扩大国内市场体系，促进协调区域发展，有利于扩大和畅通国内市场体系，促进国内要素配置与产品流通国内市场循环体系的形成。

第二，完善国内产业体系，促进全国性产业链网络体系的形成，增强国内大循环的产业基础。推进制造业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转移，构建全产业链体系，需要实施新西部大开发，把西部建设成我国新兴制造业基地。2020 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双重冲击下，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实现了 2.3% 的正增长，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0.60 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初步统计为 72447 元。^[12]

从图 3 可以看出，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新西部大开发的启动，可为国内大循环创造有力的产业基础，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为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创造基础设施条件，形成全国一体化的产业转移与分工体系。二是构建西部地区与中部和东部地区产业分工合作体系，促进西部地区生产要素与东中部地区生产要素跨区域优化配置，推动西部地区产品在全国范围内的市场流通，形成全国一体化的要素配置与产品流通体制及机制。三是为我国高质量发展创造新兴产业发展空间及区域发展政策体系，拓展我国内循环的产业空间与地域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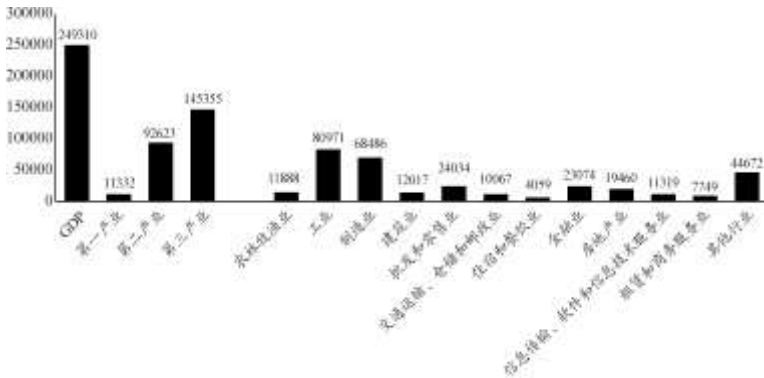


图 3 2021 年第 1 季度中国三次产业核算(单位: 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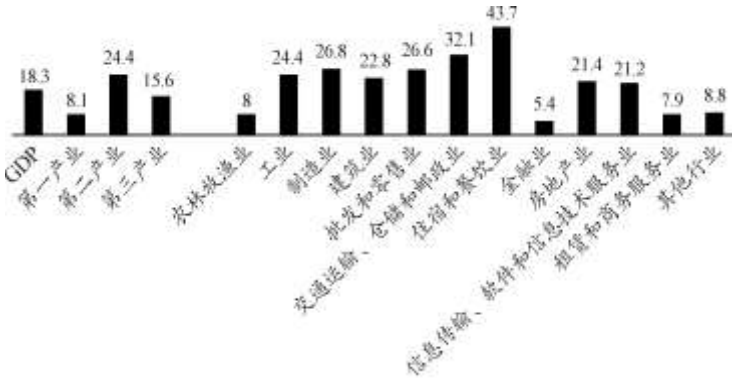


图 4 2021 年第 1 季度中国三次产业同比增长速度核算(单位:%)

第三，推动国内全产业链体系的形成和完善，推动全国一体化的产业链、供应链及价值链体系的构建，为我国内循环发展创造安全的供应链体系、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和增值的价值链体系。各个产业增长速度表现出较大差异性，制造业增长速度较快，大力发展制造业，构建全产业链具有必要性。在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冲击下，各个行业的同比增长速度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如图 4 所示)。

从图 4 可以看出，2021 年我国第二产业的同比增长速度较快，也就是说第二产业能够实现较快幅度的恢复，住宿和餐饮业恢复得最快，金融业同比增长速度最慢。新西部大开发能够为国内大循环发展创造良好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环境，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补齐产业链的区域短板，推动全国一盘棋和跨区域全产业链体系构建，维护我国产业体系的完整性。二是降低我国供应链体系对东中部地区及外国市场的过度依赖，推动形成东中西相互协调的全国供应链安全体系的构建，维护我国的供应链安全。三是促进新技术和创新活动区域扩散与区域转移，推动东中部地区的价值链体系向西部体系扩散与渗透，维护我国价值链体系增值性和创新性。

第四，培育新增长极，促进乡村振兴和边疆开发，推进区域一体化并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为畅通国内大循环创造良好战略、政策及制度环境。我国宏观经济增长速度整体收窄，波动性缓慢增长的特征日益显著。因此，需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需要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空间及经济增长极。新西部大开发能够激发经济增长的新活力和新动力。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阶段逐渐演化到中速增长阶段，贸易保护主义、贸易摩擦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国际性制约影响效应，培养新增长极，寻找经济发展新动力和促进新兴地域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维持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图 5 是中国 2016~2021 年中国季度经济增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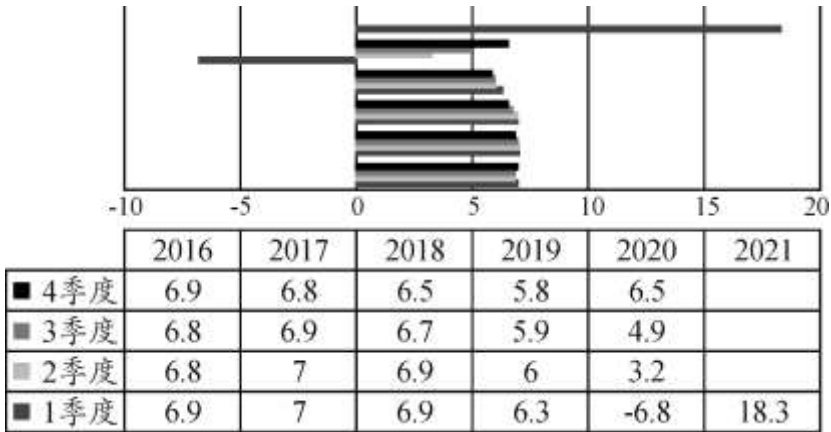


图 5 2016(1 季度)~2021 年(1 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速度比较(单位:%)

从图 5 可以看出，2016~2021 年的 21 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长显示出波动式下降态势，要在较长时期内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状态，推行新西部大开发是必然选择，原因有三：一是西部地区仍然存在着许多欠发达区域，潜在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激发，能够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消费新动力与投资新动力。二是西部边疆地区基础设施供给相对不足，乡村振兴任务仍然较为艰巨，生态环境保护仍然需要加大投入，问题区域与区域问题仍然较为突出，需要配套的区域开放战略及政策。三是东中部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及产业跨区域转移、要素跨区域配置、产品跨区域流通需要广阔的经济腹地和市场网络，新西部开发能够为东中部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创造新的经济腹地和市场网络。

简言之，新西部大开发是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区域发展战略，有利于形成我国国内大循环的市场基础、产业基础、经济安全基础和经济增长动力基础，有利于推动我国的乡村振兴、老少边穷地区发展、边疆发展及边防稳固。

五、贯通国际循环:RCEP 与 FTAAP

贯通国际循环是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另一关键任务,积极推进《全面区域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落地生根和亚太自贸区(FTAAP)建设则是贯通国际循环的战略性举措。贯通国际循环的根本目的是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市场环境,促进要素跨国配置与产品跨国流通体系的形成与完善,遏制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对国际自由贸易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阻碍,推动构建人类经济命运共同体。RCEP 和亚太自贸区建设作为中国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重要战略举措,具有 5 个方面的意涵:

第一,促进区域及全球自由贸易,稳定与扩大国际循环的市场规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2010 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冲击下,202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01.60 万亿人民币,比 2019 年增长 2.3%,全年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为 32.16 万亿人民币,比 2019 年增长 1.9%,对“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 9.37 万亿人民币,比 2019 年增长 1.0%,但 2020 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仅 4.56 万亿人民币,比 2019 年下降 15.7%。^[13]可见,新冠肺炎疫情和贸易摩擦已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和进出口贸易产生了显著的消极影响效应,无论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还是进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都有所回落。阻止经济增长和进出口贸易的波动性下降演化态势,需要优化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的国际市场环境,RCEP 和亚太自贸区建设有利于亚太地区要素跨国配置与产品跨国流通,扩大中国商品国际流通范围与流通规模,促进国际循环市场规模的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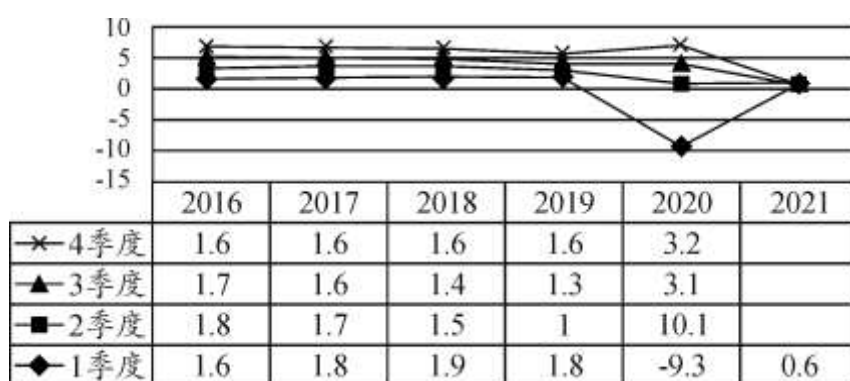


图6 2016(1季度)~2021年(1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速度比较(单位:%)

第二,弥补国内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不足,形成推动宏观经济增长的国际循环动力。在新冠肺炎疫情跨国蔓延背景下,我国是 2020 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大规模经济体,但我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仍然较为显著,畅通国际循环能够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提供外部推动力量。我国宏观经济增长仍然面临着不确定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 年第 1 季度初步核算,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2021 年第 1 季度同比增长速度为 18.3%,但环比增长速度只有 0.6%,经济增长的基础并不牢固(如图 6 所示)。

从图 6 可以看出,2016 年第 1 季度到 2021 年第 1 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速度波动幅度逐渐增大,2020 年第 1 季度的环比增长速度甚至出现-9.3%的负增长,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日益显著。RCEP 与亚太自贸区建设有利于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增长,形成推动国际循环的新动力,降低国际市场及国际循环的外部不确定性,进而降低外部不确定性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冲击,同时对国内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产生对冲效应,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低风险性和可持续性。

第三,推进区域分工合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构建国际循环的微观基础。区域分工合作与经济一体化是贯通国际循环的基础和前提,因为没有区域分工合作就不可能有要素跨国配置与产品跨国流通,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发展便会失去微观基础。

RCEP 与 FTAAP 有利于降低要素与产品跨区域流动的制度与非制度性障碍，促进国际贸易与跨国投资，为个人、家庭、企业及相关经济主体跨国经济活动创造开放环境和合作条件，促进新兴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亚太自贸区建设和 RCEP 有利于形成网络化的区域分工与包容性的区域合作，扩大跨国经济活动地理空间范围，把不同类型的多样化国家纳入区域分工合作体系之中，促进开放性区域治理机制、非对抗性区域协调机制、复合型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的国际制度的形成与完善，为贯通国际循环创造区域合作的微观基础及制度条件。

第四，遏制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各国相互开放，为贯通国际循环创造跨国开放条件与创新机制。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是国际自由贸易的主要障碍，如果不能有效遏制其全球蔓延，就不可能形成稳定有序的国际循环体系及循环机制。RCEP 与亚太自贸区建设，通过成员国之间关税减让与消除非关税壁垒，促进自由贸易，消除贸易保护主义的制度基础。同时，通过投资便利化，促进要素的跨区域流动，遏制投资保护主义，形成新型区域开放主义，为贯通国际循环创造区域开放和创新基础。新开放主义能够有效遏制和对冲贸易保护主义、投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对区域开放的阻碍，促进成员国之间要素跨国配置与产品区域流通体系构建，形成推动区域多边合作、区域创新及投资便利化的制度基础。

第五，推动亚太共同体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促进区域贸易治理体系及机制构建，为国际循环创造全球治理体系及经济共同体基础。RCEP 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只是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的阶段性形式，在亚太地区形成高效有序的贸易治理区域合作机制，促进亚太共同体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促进国际循环的贸易利益共同体和治理共同体的形成和进化。以 RCEP 和 FTAAP 为基础，可以构建区域共同市场、区域关税同盟、《全球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 RCEP 和 FTAAP 为基础可以构建一体化程度更高的区域一体化组织，促进亚太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区域与全球性利益及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为贯通国际形成创造经济一体化和利益共同体基础。

概言之，RCEP 的签署和 FTAAP 建设，为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及国际循环创造了区域一体化与全球化基础，RCEP 已经处于各国批准及逐渐落实之中，影响更为显著，亚太自贸区建设则是前景目标。RCEP 是在国际社会新冠肺炎疫情还没有得到完全遏制、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蔓延未得到根本阻止的背景下签署的，表明 15 个签字成员国推动区域自由贸易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理性决策和自由贸易政策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区域经济一体化仍然是新历史背景下大多数国家的理性选择，即新区域一体化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新区域一体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突出表现为三个“新”：一是动力新。新兴大国和新兴经济体集团取代传统大国和发达经济体成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兴主导力量。二是模式新。跨越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经济体制、不同地理区域、不同治理模式、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之间能够突破各种障碍选择新模式推动区域合作。三是理念新。互利共赢、共商共建共享已经成为各国参与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共识，制度、价值观与治理模式差异已经不构成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主要障碍。RCEP 所体现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的新开放主义及开放的区域主义仍然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所推行的新开放主义及开放的区域主义的多边合作模式仍然获得国际主流社会的高度认可。RCEP 的签署有利于推动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促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和亚太共同体构建，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目标早日实现，有利于国际循环的最终贯通。

参考文献:

- [1]江小涓，孟丽君.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J].管理世界，2021，(01):1-19.
- [2]李震，吕忠泽，戴伟.双循环相互促进：理论逻辑、战略重点与政策取向[J].上海经济研究，2021，(04):16-27.
- [3]祝合良，王春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背景下产业数字化转型：理论与对策[J].财贸经济，2021，(03):14-27.
- [4]陈瑶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升级“一带一路”金融支撑体系研究[J].国际贸易，2021，(01):67-73.

-
- [5]雷达, 程万昕. “双循环”新格局的经济思想史解析[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01):8-13.
- [6]戴翔, 张二震, 张雨.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重塑[J]. 国际贸易, 2020, (11):11-17.
- [7]王世友.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西部大开发[J]. 人民论坛, 2021, (04):53-55.
- [8]钱进. 亚太自贸区“轮辐”效应研究[J]. 兰州学刊, 2019, (05):67-85.
- [9]庄芮. 美国参与亚太自贸区的行为逻辑与对中国的策略分析[J]. 社会科学辑刊, 2016, (06):77-85.
- [10]Fengming, Yang, Xinquan, Tu, FTAAP:Progress, Challenges, and China's Strategies[J]. Journal of WTO and China, 2017, 7 (02):74-80.
- [11]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2020) [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0.
- [12][13]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2/t20210227_1814154.html.